

“尚留微命作詩僧”

· 蘇曼殊散論 ·

□ 劉景松*

蘇曼殊(1884-1918)，原籍廣東香山(今珠海市)，文學才子，晚清名僧，有“花和尚”、“曼殊大師”、“革命詩僧”諸綽號，一生足跡遍及日本、東南亞、粵港、江浙滬等地，極具傳奇色彩，尤以在僧俗二界頻繁進出最為世人樂道。1918年蘇曼殊駕鶴西歸，走完了三十五歲人生旅途。這位詩、畫、譯著俱豐的天才，給後世留下了說不完的話題；而距澳門一指之遙的珠海蘇曼殊故居亦愈來愈為南國遊人所嚮往。



蘇曼殊出家圖

僧僧俗俗為哪般？

蘇曼殊短暫一生的日子過得極不順心，二十歲以後的生活尤其落魄潦倒。⁽¹⁾性情太過以及飲食不良造成的疾病時刻折磨着這位年輕人。柳亞子直言：“他是被人稱為工愁善病者，但是要曉得他所善病的，乃是病食。就是他的死，也是死於貪食而成的腸胃症。”“君工愁善病，顧健飲啖，日食摩爾登糖三袋，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嘗以芋頭餅二十枚餉之，一夕都盡，明日腹痛弗能起。”⁽²⁾蘇曼殊對於自己驚人的食量，筆下多有流露：“(……)食生姜炒雞三大碟，蝦仁面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³⁾拙於理財，也導致蘇曼殊不時叫窮借貸：“曼前離蕪時，已囊空如洗，幸朋友周旋，不致悲窮途也。自初九日由杭返滬，舉目無親。欲航海東遊，奈吾表兄尚無回信；欲南還故鄉，又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是以因循海

上，卒至影落江湖。(……)目下剃頭洗身之費俱無。嗟夫！長者，情何以堪？今不得不再向長者告貸三十元，早日寄來美租界新衙門北首和康里第四街愛國女學校徐紫仲轉交蘇文惠收。今冬長者返申當如數奉還。長者菩薩心腸，必不使我盈盈望斷也！”⁽⁴⁾

特立獨行的蘇曼殊，在現實中四處碰壁，但在精神層面則不乏知音。他處世“不從流俗，然與朋友篤摯，凡委瑣功利之事，視之蔑如”⁽⁵⁾，頗得章太炎贊賞。陳獨秀在留日期間就結識蘇曼殊，亦加入由章太炎、劉師培、蘇曼殊等人發起的“亞洲和親會”。陳氏曾向蘇學習英文和梵文，並與之合譯《拜倫詩選》。〈存歿六絕句〉是陳獨秀的系列悼亡詩，其中以“曼殊善畫工虛寫，循叔耽玄有異聞。南國投荒期皓首，東風吹淚落孤墳”一首殿後，頗能佐證二人之厚誼。蘇曼殊也多有詩作如〈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東行別仲兄〉贈和陳獨秀。在陳

*劉景松，澳門學子，曾求學於澳門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汕頭大學文學院講師。

獨秀以外，時常馳書央求“借貸”的劉季平和柳亞子都是曼殊可作竟夕談的好友。然而，蘇曼殊卻是寂寞的，內裡原因乃在於其孤高清標行事獨立的氣質。這種個性無疑是受外力刺激影響形成的。他徘徊於僧俗二界的生活經歷和思想發展線索表明，這種心理，成了他人生態度的基本因素，在面對現實問題時便顯示出相應的個性特質。

蘇曼殊通梵文，時有關於佛學的文字面世，但志不在彼。相比於另一南社成員李叔同皈依佛門後之勤研精進，蘇曼殊的剃度似乎乃專為排遣愁腸而來。蘇氏出家之念在與友人的信中時有流露，二十二歲時他寫道：“曼日來食不下咽，寐不交睫。”“明春必買草鞋，向千山萬山之外，一片蒲團，了此三千大千世界耳！”⁽⁶⁾次年在〈致劉三〉中又發“曼誠不願棲遲於此五濁惡世也”⁽⁷⁾的感慨。晚清新舊嬗變，各種思潮際會於斯，智識分子一時難以適應者大有人在，吟詩酬唱遣愁者有之，流連青樓驅悶者有之，厭世自殺求解脫者有之。如果說唸經自度是沙彌佛陀份內功課，那麼，普度眾生則是完成功課後的高遠追求。對於蘇曼殊而言，剃度出家棲身山林，既可以緩解當下衣食窘境，又可以靜思宇宙人生，再有感興趣的佛家經典置放案頭供翻閱，實在是不二選擇。佛門聖地成了心靈的避風港，這是蘇大師頗為自由的功利抉擇。出家人度己之餘，更須度人，普度眾生是沙彌方丈修行的高境界。而蘇曼殊出家，青燈伴古佛不過是以山門易火宅的另一種生活，說到底依舊是棲戀人世的，在他的意識深處，當然是要做一個“清醒的佛教徒”⁽⁸⁾。

除了上述原因，蘇曼殊首次出家受戒，我以為乃出於一種懺悔質疑意識。蘇曼殊孑然一身浪跡各地，其過程卻是一筆財富。因了漫無目的的浪遊，在略顯餘裕的時間裡得以從容思考深入認識人性及人世問題。曼殊大師究竟懺悔甚麼呢？其一，似為對彼此鍾情卻無結果的愛情寄予傷逝和憑吊。世人眼中的愛情莫不以“終成眷屬”為目標，而蘇曼殊另有己見：不成眷屬無結果的愛情對於他似乎更有魅力。成了眷屬的愛情是愛情的世俗化，無結果而生死不渝的愛情則是理想化的愛情了。在世俗化過程

中，元初純潔的愛情卻遠離了理想境界，為此他既為私己失去的愛情憑弔，更為普世變異的愛情哀鳴。其二，對複雜人世的質疑拷問。安居樂業是儒學思想長期影響下世俗大眾的生存願望，個體各自的慾念必然因各種各樣的利益發生衝突，人性的美醜善惡此時便暴露無遺。縱觀蘇曼殊人生旅路，他時刻處於動蕩遷移狀態，率直的書生氣，導致他在生活中處處碰壁，令他茫然無措走向封閉孤寂。這便使得他那本已磕磕碰碰的旅路走得越發“淒風苦雨”，直至隱遁空門，過着青燈伴古佛的方外生活。

從社會分工層面看，方外高人与世俗人家截然有別，二者處於完全分離的兩個世界。若非沿門化緣，弘揚佛法需要與凡人接觸，出家人與塵世中人基本上處於隔離狀態。然而，僧、俗兩界又統屬於現實世界，是同一世界的兩個系統。從某種意義上說，剃度出家是對世俗生活的背離和超越，是對世俗生活階段性的對立轉化。出家後方外人的思考基點和對象仍以世俗人間為依據，沒有了世俗人間，所謂的“方外”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也失去了意義。方外既然不復存在，也就無從談起。因此，方外和世俗間的關係可謂緊密相連須臾難分。蘇曼殊無論處身方外方內，他都得與現實面對，而不可能完全避開人世。至於能否掙脫形形色色的枷鎖羈絆，那得從個人心理層面開掘，看他是否以及做出了怎樣的努力。而事實是，相比南社同仁或同時代人，直到他作別人世，心智還不曾“成熟”起來。

其實，換一種說法，出家與世俗的關係問題也就是社會與人生的問題。社會是由不同人群組成的，是各種人世生活全景的包籠。而人生就是個人從降臨世間到化鶴西行過程的一輩孤航。在這一過程中，社會衍生了各種制度、法律、規則等人為束縛用以約束人們的行為。當我們把蘇曼殊連同他的作品擺放在社會與人生問題之範疇推敲分析時，就會發現，他無疑是整個社會花園中甚為鮮豔奪目的一瓣曇花。

如前所述，蘇曼殊的出家是一種頗為自由的功利抉擇。這種功利抉擇包含了物質以外的精神追

求，同樣可以納入人生與精神範疇來討論。蘇曼殊窮困潦倒，處境淒涼。實際上以他的學問本領謀取三餐一宿並非難事，卻因了“難言之恫”的身世而憤世嫉俗，因了憤世嫉俗而自疏塵世。如此行徑，無非是追求精神解脫的另類行為而已。蘇曼殊的學識素養和天賦才情表明，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和自由才是其人生經營所在，及終極目標。但精神追求又是無止境的，在追求初始或有明晰的目標定位，等到躍入社會的十字路口，則將自己推入迷茫境地而方向莫辨難以自拔。就精神追求而言，蘇曼殊不可能到達極樂天國。他不是佛祖，佛祖擔憂芸芸眾生因為貪、嗔、癡而永沉苦海，而蘇曼殊祇是一個小沙彌，一個三心兩意的情僧呢！像“衲行腳南荒，藥爐為伍，不覺逾歲。舊病新瘥，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閑話，或寂處斗室，哦詩排悶”、“尚留微命作詩僧”⁽⁹⁾，這樣的惆悵情緒每每在筆下流露，看來袈裟一身閑雲野鶴般的逍遙生活祇是他一廂情願的幻境罷了。

蘇曼殊因加入富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南社而結識蔣中正、陳果夫等政界要人，但以他的秉性使然，當不受任何主義所支配。他在追求精神層面的超脫塵世獨來獨往，遊離性是蘇曼殊行事的最大特徵，也是他有別於同時代人的高蹈之處。蘇曼殊的遊離性是以懷疑精神、否定精神為基石，在僧俗二界自由出入則是懷疑精神、否定精神的現實體現。世界既然讓他在“難言之恫”的迷宮裡百回千轉，他為何不能懷疑並進一步否定他所置身的這個世界呢？有學者認為“智識分子應被理解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邊緣人，是真正的業餘人”⁽⁹⁾，或說智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¹⁰⁾。作為疏離於社會秩序的“浪漫詩僧”，蘇曼殊一時“僧”，一時“俗”，在僧俗二界自由進出，既不理會世俗的條條框框，也不恪守山門的清規戒律；沿門持鉢化緣鄉間時，大師可以儀表肅肅，一旦袈裟褪盡則立馬改以“風流情種”的姿態浮現人前。

耶穌基督的價值核心是博愛。愛是感情的頂峰，是情感的昇華，是感情的最高形式和最高境界。當感情成了愛之時，貫串愛與感情之間的紐帶便是精神。這時，感情、愛、精神三者渾然一體。



蘇曼殊西裝像

在蘇曼殊的精神宇宙中，他能意識到人間有愛施及於己，但遠遠不夠，卻常認為自己是上帝的棄嬰。既然見棄於此，何不別處尋覓？蘇曼殊的精神追求實際上也是覓愛的努力。然而，他即使得到世間的歡愛，卻還要奢求“佛陀之愛”，以補償“難言之恫”所帶來的心靈重創。

恨不相逢未剃時

愛情是文學世界久唱不衰的主題。愛情的魅力但凡經歷者都必留下咀嚼的回味，淒慘也好、圓滿也罷，無不折射着時代人生的風雲際會。

一部《斷鴻零雁記》，字數不足八萬，之所以賺盡時人的一掬熱淚，其原因就在三郎與雪梅、靜子之間跌宕莫測的愛情故事。《斷》文發表時，蘇曼殊二十八歲。青年蘇曼殊經歷了複雜而動蕩的人生：削髮出家—追擊康有為—講授於上海、蕪湖等地—欲入留雲寺為僧—南遊新加坡、爪哇—主上海《太平洋報》筆政（……），才華橫溢而多愁善感，這樣的氣質卻最討窈窕淑女的喜歡。他雲遊四方，糅合

晏殊大師書自詩

潤天山堂藏
丙辰冬
華嚴題

春雨樓頭尺八
簫何時歸看浙
江潮蒞鞋破鉢
無人識踏過櫻
華第幾橋
仁山長老正
玄瑛

金玉良言常佩帶

自撰仁兄 沈家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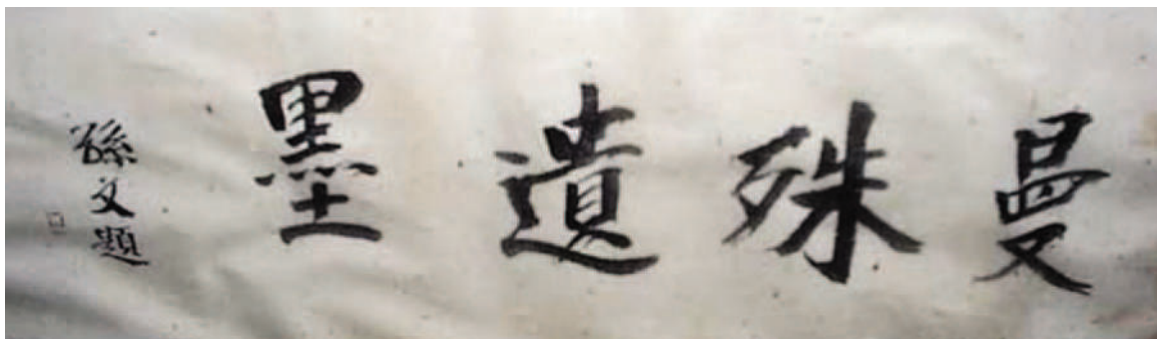
芝蘭濃馥振精神

集以千文 沙門曼殊

素面廣頭尺八簫何
時歸看浙江潮蒞
鞋破鉢無人識踏過
華第幾橋
仁山長老正
玄瑛

曼殊集
第一冊
正文

曼殊大師書自詩
仁山長老正
玄瑛



孫文為“曼殊遺墨”題字

文人、志士、詩僧、浪子的多重身份，通體上下充滿了“傳奇”色彩，對於蘇大師迷一般身世的追問，便是那些具備一定文化涵養的深閨佳人翹首以盼的。《斷鴻零雁記》主人公三郎的坎坷際遇，幾乎就是作者現實生活的翻版。有趣的是，蘇曼殊的乳名也叫三郎，這就讓人有理由相信，現實生活中那個孱弱而率性的三郎果真願意借書中的“三郎”向廣大讀者吐露衷曲。“此三郎”與“彼三郎”含混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委實難加分辨。但這些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夠分享書中三郎愛情的萌芽、歷程、結局，連同現實中曼殊大師曲折迷離的別樣情路。人們關注蘇曼殊的焦點可以是那個意氣風發的志士學人，也可以是持鉢雲遊徘徊情場的浪漫詩僧。

《斷鴻零雁記》中三郎與雪梅、靜子的愛情故事起於淡和，終於淒絕，基調哀怨悲涼，蘊涵人生無奈之況味，情節冷豔纏綿，充滿悲劇色彩。我們不禁要問：蘇曼殊以如此煽情佈局，究竟想寄託何物？揭示甚麼？抑或祇是純由一支生花妙筆讓讀者去“跟着感覺走”？

蘇曼殊出生於日本，並於當地生活多年，接受了西化的東洋文明。慧根深厚的蘇曼殊懂多國語言，視野開闊，思維極其活躍。《斷鴻零雁記》中描寫的女性大多以正面形象出現，長者如嫗母、生

母、姨娘無不和藹善良仁慈禮下，年輕輩的侍女、雪梅、靜子也都知書達理和婉有儀。細讀蘇氏系列文本，不難作出這樣的判斷：蘇曼殊深諳女性心理，善解人意，對異性體貼入微、關愛有加。如果說，小說中的三郎是以坎坷際遇博取女性同情進而萌生愛意，那麼，現實中的蘇曼殊就是以柔和氣質迎合並俘擄了萬千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芳心。蘇曼殊每能贏得異性青睞，但每段情卻無一例外“祇開花不結果”，這就是他的可愛之處，也即爭議之源。追逐愛情是上天賦予世人的權利，蘇三郎的每段感情之真之切，動人心魄，然而又總在情感昇華之時嘎然止步。是三郎存心作弄女性麼？非也。是



蘇曼殊故居



閒疑載疑懶贊其是溪形經
 結解知此普稀黨昭所乃席
 秀鋒尚理而董止暗在凶丑
 曹水乎祖自公神繼專相黃
 蔣學高辛太岳屋疊呂平止
 繡碑犀于許世能續靈自須
 召宅此沈觀竊何景芥詩涉
 聖門其食如何範獨岸山欲
 寢不致既竭愚才楷錯以味
 葭月節葦楊詠贊先生說夕
 後序于平江止鍋南廬
 趙鳳大兄先生 雅屬 張漢蒼·蘇曼殊

三郎生來有病嗎？非也！我以為，最合理的解釋就是那“難言之恫”了——一個長存心頭揮之不去的又亟須揭開的身世之謎：他生母是誰？一個如果連自己的母親都無法確定的人，縱使他如何灑脫傲世或沉迷聲色，卻斷斷不可能完全拿得起放得下的。明白此中意，就能理解三郎為何屢屢在愛的頂峰臨陣逃脫，不願對殷殷鍾情的女子有所傷害，又缺乏提慧劍一斬情絲的勇氣，於是祇能在感情的漩渦中無濟於事地掙扎呼喊……

追求愛情是人之天性，即使是肢體殘缺者同樣有權利追求愛情，有資格與心儀的異性共享美好生活。愛情是一柄雙刃劍，處理得好就鮮花簇簇笑語滿堂，臻達“百年好合、永結同心”、“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幸福境地；一旦感情破裂反目成仇，則可能身敗名裂，神經錯亂，甚至丟了性命。在愛情發展過程中，不可預料的因素時出時沒，這時，世人不願看到的“浪漫”“多情”實為“濫情”便出現了。濫情在宗族制的中國是注定要遭受詬病譴責的，因為它的出現對男女之間的一方造成情感上的致命打擊。“多情”與“濫情”一旦與個體沾上關係，勢必讓演繹愛情故事的主角大半輩子難以脫身自保。蘇三郎的可貴在於多情而不濫情，這在我們通讀蘇曼殊文本之後是可以感受到的。以《斷鴻零雁記》為例，書中的“三郎”愛情遊移於雪梅、靜子之間，兩段情都純潔無雜質。現實生活中頹廢的蘇曼殊固有“殊於歌臺曲院，無所不至，視群妓之猶如桐花館、好好、張娟娟等，每呼之侑酒”⁽¹¹⁾等離經叛道之舉，但我們更應該記住，蘇曼殊並沒有累及心儀的女人。是以他縱然愁腸萬里，情漫雲天，卻仍能在關鍵時刻不願對心上人做出哪怕輕微的傷害。他雖重情念舊，但在愛人面前少有淋漓暢快的表白。類似的情節在其它名篇如《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中亦反複出現。這類愛情題材的作品，大凡細讀文本者都能體會得到。

蘇曼殊以筆墨為道具，抒寫愛情，揭示兩性關係，成功導演了一幕幕催人淚下的愛情悲劇。這類作品辭藻清麗、情節曲折生動，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卻始終不脫悲觀厭世色彩。蘇曼殊筆端澎湃

着兒女私情，卻旨在透過紙背無語的批判直指封建婚姻制度，熱情歌頌生死不渝的真摯愛情，然而書中主人公卻無一例外都在頑固守舊勢力面前抱憾屈從，無力抗爭，其反抗力度甚至連冤死刑場的竇娥都不如。而其中男女主角都是有知識、有文化的青年男女，是在很大程度上見過世面已經覺醒了一代。接受了現代教育熏陶的青年男女，本來是最有希望展示聰明才智、創造出嶄新局面的一代，遺憾的卻是在蘇曼殊筆下，這群青年人的精力都在為男女情愛打轉，彷彿生活中除了愛情別無它物。應該說，這一群愛情至上者實際上與偽愛情主義者無異——因為他們沒有為愛情這一聖潔之物做到真正用心投入積極奔走，他們龜縮在碩大的愛情銅像底座之下，苦吟兩聲叫喊一陣，便偃旗息鼓了。凡此種種，非但不能為愛情這一母題爭光添彩，反而有損愛情的光輝形象。他們的齷齪與失敗，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對神聖愛情的褻瀆與不敬。當然，蘇曼殊着力刻劃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悲劇，從人物塑造和藝術提煉上說是成功的，這使得他的情愛描寫至今魅力不減，為眾多讀者所津津樂道。但須指出的是，蘇曼殊筆下的愛情悲劇自始至終都祇在情節表層上徘徊，而沒有也不能進入情感世界的真正本質——他的作品沒有告訴讀者甚麼是真正意義上的愛情？愛情的本質及其核心精神是甚麼？在愛情之花遭受罪惡勢力摧殘行將凋零時，應該怎樣奮起抗爭使之傲然綻放？蘇曼殊沒有也無法開出濟世良方。他的愛情小說作品無一例外地傳遞着屈膝認命自甘折翅的弱者信息。這一傾向與同期或稍後的鴛鴦蝴蝶派作家徐枕亞的《玉梨魂》以及周瘦鵲、包天笑等人的作品一樣，始終在“才子佳人”的泥淖中打滾，唯一的區別祇不過是比“卅六對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先期現身於文苑而已。

在新舊嬗替思想碰撞空前激烈的時代，蘇曼殊的作品，既乏蒼鷹搏雲的果敢精神，亦少彩虹耀日的貫空姿態，他鍾情於“如泣、如訴”、“聲聲慢”的氛圍中不想自拔，這不免讓人為之痛惜遺憾。在這個意義上說，蘇曼殊的愛情作品從來就遠離了現代精神。其書中主人公對於愛情的妥協性，讓我們

不禁將之與晚清漢族官員對滿族政權的屈膝臣服產生了聯想。蘇曼殊不一定是個作綺豔語談花月事的飄零者，但在讀者眼中，當年那個英姿勃發欲槍擊康有為的大時代青年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為情所困涕泗滂沱的傷感情癡。蘇曼殊不可避免地要串演復歸士大夫傳統的悲情角色。

結語

有文學史家提及蘇曼殊指說他是“當時南社擁有全國著名的翻譯家與小說家之一”，“從事教育事業及文學、佛學各種撰述和翻譯工作”。蘇曼殊可以中國文學入史是確鑿無疑了，他的愛國精神和文學貢獻得到了一致肯定。蘇曼殊的文學貢獻主要表現在創作和翻譯兩個方面：“關於梵文，有譯印度詩聖加黎陀娑所著的《沙恭達羅》劇曲一種，還有《梵文典》八卷、《初步梵文典》四卷、《梵書摩多體文》、《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英文《文學因緣》、《拜倫詩選》等。良好的外文功底加上天生的多愁善感使他的作品哀豔淒絕風情萬種。《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等小說作品寫來無不字字愛聲聲歎如泣如訴，其淒涼之情景不下於杜鵑啼血孤猿哀鳴。

獨特的生存方式，使得蘇曼殊備受世人矚目。他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愛情題材的詩歌和小說征服了眾多讀者，也為自己帶來莫大聲譽。蘇曼殊的作品影響了幾代讀者，卻多數拘囿於愛情，因題材過於單調而影響了其文學成就。在蘇曼殊手中，詩歌成了“尋愁覓恨之具”，他以“小小詩篇匯萬情”的本事，使讀者為之傾倒。然而，詩歌豈專為癡男怨女所設？豈專為花前月下苦吟？在那革命風雲瞬息萬變的大時代，除了寥寥幾首如〈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過平戶延平誕生處〉等激蕩着時代浪花充滿激情的詩作之外，蘇曼殊的詩歌，要麼是“蛾眉”“妝台”“肌似雪”“淚沾衣”寄情脂粉之屬，要麼是“聽啼鵲”“枕經眠”“孤燈引夢”“異域招魂”之境，以如此心態為文賦詩，於自己於讀者於時代確實都

沒有太大的正面意義。作為一名“革命詩僧”，熱血澎湃的愛國青年，蘇氏都熱衷於構建“才子佳人”畫卷，癡迷於“偷嚙仙女唇中露”等情色描寫，顯然是頹廢得可以，其文學表現與社會風貌實在是疏離得整個兒脫節了！

蘇曼殊身上保留着濃厚的舊式文人氣息，大部分作品沉湎於低迷迂腐的精神氛圍之中，嚴格說，他還祇是一名舊式智識分子。他的情愛小說開啟了現代心理小說的先聲，純粹是才子佳人式的夢幻，缺乏新文學內涵。令人百思而不獲一解的是，蘇曼殊既是個革命者，他的思想是革命的，而其文學卻是非革命的，不具備革命性，沒有政治追求。為何他的文學作品不追隨大時代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與時俱進，竟然沒有體現民主思想的訴求？蘇曼殊的作品僅僅可歸之於舊式文學，他是殿軍中國舊文學的最後一個小說家，卻不是新文學的第一批智識分子，致使他的文學作品沒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範本。他既不能成為中國舊文學的掘墓人，也同樣當不成新文學的奠基者。

【註】

- (1) 1903年4月，二十歲的蘇曼殊參加了“拒俄義勇隊”，5月，蘇曼殊又參加由“學生軍”改名的“軍國民教育會”，與廖仲愷、朱執信等遵從孫中山關於“注意訓練軍事人材，為將來發動武裝鬥爭作準備”的指示，組織留日學生練習手槍、步槍的射擊技術。遭表兄林紫垣斷去經濟供給。
- (2) (3) 宋益喬：《情僧長恨》，頁258，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 (7) 蘇曼殊：〈致劉三〉，載丘桑主編：《民國奇文奇才系列：蘇曼殊卷》，東方出版社1998年，頁108；頁110。
- (5) 朱文華：《終身的反對派》，青島出版社1997年。
- (6) 蘇曼殊：〈致盧仲農、朱謙之〉，載丘桑主編：《民國奇文奇才系列：蘇曼殊卷》，頁107，東方出版社1998年。
- (8) 陳平原：《陳平原自選集》，頁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9) 蘇曼殊：〈致高天梅〉（行腳南荒），載丘桑主編：《民國奇文奇才系列：蘇曼殊卷》，頁111，東方出版社1998年。
- (10) 參見薩義德：〈知識分子論〉，頁44-5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年2。
- (11) 路易·科塞語轉引自許紀霖《另一種啟蒙》，頁8，花城出版社1999年。
- (12) 柳亞子文集之《蘇曼殊研究》卷，頁28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